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魯迅代表作選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魯迅代表作選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現代十大名家代表作

選各家最近傑作

魯迅	迅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沫若	若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茅盾	盾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周作人	人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老舍	舍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巴金	金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達夫	夫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葉紹鈞	鈞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冰心	心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丁玲	玲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集傑作中之代表		

版權所有 (C)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魯迅代表作選

(全書一冊)

實價國幣九角

編輯者 張均

發行者 全球書店

出版者 全球書店

印刷者 全球書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序

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民族作家——中國的高爾基——魯迅先生已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文藝家的損失，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重大損失！

他底原名是周樹人，「魯迅」乃是他底筆名。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家鄉，而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寓次逝世，計享年五十六歲。

他在幼時家境尚稱小康。他的父親也是讀書人，所以他從小就得在鄉間讀書，不幸於十三歲時，家道中落，三年後，父親又病歿，從此他的生活就更困苦了，甚至連極少數的學費也無法可想。

他在十八歲的那年，便旅行到南京，考入不要學費的水師學堂，半年後，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留學。先在東京的預備學校讀至畢業，隨後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學了二年，這時正值日俄戰爭，他受到許多刺激；因此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的文藝；所以他便投棄了學籍，專心從事文藝運動。

他在二十九歲的那年始從日本回國，起初就到杭州兩級師範學校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第二年又到紹興中學當任教務長，紹興光復後，他改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國民政府在

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他去當部員。後遷往北平住了幾年，曾任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國文教師。一九二六年春，他因被當時北洋軍閥所把持的執政府通緝，於是不得不整裝南下，後來就任福建廈門及廣州中山大學國文教師。一九二七年又返上海。此後專心從事文藝運動，主編「奔流」「語絲」「萌芽」等雜誌，並加入自由運動大同盟，主持左翼作家聯盟等文學運動。

至於他底作品的估價，在中國文壇上，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可是他的精神，較之於他的作品，還要重要，還要偉大。他始終是一個勇敢的鬥士，無論從他的任何作品裏，或是從他的平時的談吐的舉動上，都能充分表現出他的那一種不折不撓的精神。他總以冷靜幽默的態度，熱烈深刻的情感，對於舊禮教封建勢力加以猛力的反抗和攻擊。從一九一八年起，直到臨終，他這種鬥士的精神始終不會動搖過。

現在我們的最偉大的民族作家——魯迅先生是已死了，但是他的更偉大的精神是永遠不死的。尤其是他的至高無上的遺作，是永遠不朽的。

本書是魯迅先生的代表作，所選的當然完全是他的最好的作品。從這裏就可以看到他的足以代表他全部思想的典型的不可朽的作品，同時也可以見到他的所謂偉大的偉大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 編者

魯迅代表作選目錄

序.....一

自敘傳

阿長與山海經.....一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九

父親的病.....一五

瑣記.....二二

藤野先生.....三一

歷史小說

眉間尺.....三九

理水.....六六

奔月.....八七

補天……………一〇三

創作小說

狂人日記……………一一六

孔乙己……………一三〇

風波……………一三六

長明燈……………一四七

故鄉……………一六三

藥……………一七七

阿Q正傳……………一八九

散文

論糞簞文人……………一四五

半夏小集……………一四六

死……………一五一

女吊·····	一五七
「……這也是生活」·····	一六四
「說不出」·····	一七〇
雜語·····	一七一
烽話五則·····	一七二
音樂·····	一七三
批評家的批評家·····	一七五
漫罵·····	一七七
「京派」與「海派」·····	一七八
北人與南人·····	一八〇
法會和歌劇·····	一八二
洋服的沒落·····	一八四
清明時節·····	一八六

運命·····	二八八
大小騙·····	二八九
小童擋駕·····	二九一
讀幾本書·····	二九三
一思而行·····	二九五
推己及人·····	二九六
論秦理齋夫人事·····	二九八
倒提·····	三〇〇
玩具·····	三〇二
零食·····	三〇四
知了世界·····	三〇六
看書瑣記(一)·····	三〇七
看書瑣記(二)·····	三〇九

看書瑣記(三)	三二一
「大雪紛飛」	三二三
玩笑只當牠玩笑(上)	三二五
玩笑只當牠玩笑(下)	三三一
安貧樂道法	三三四
奇怪(一)	三二六
奇怪(二)	三二七
奇怪(三)	三二九
商賈的批評	三三一
考場三醜	三三三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三三五
阿金	三四四

魯迅代表作選

阿長與山海經

長媽媽，已經說過，是一個一向帶領着我的女工，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親和許多別的人都這樣稱呼她，似乎略帶些客氣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長。我平時叫她「阿媽」，連「長」字也不帶；但到憎惡她的時候，——例如知道了謀死我那隱鼠的却是她的時候，就叫她阿長。

我們那里沒有姓長的；她生得黃胖而矮，「長」也不是形容詞。又不是她的名字，記得她自己說過，她的名字是叫作什麼姑娘的。什麼姑娘，我現在已經忘却了，總之不是長姑娘；也終于不知道她姓什麼。記得她也曾告訴過我這個名稱的來歷：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個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這就是真阿長。後來她回去了，我那什麼姑娘纔來補她的缺，然而大家因為叫慣了，沒有再改口，于是她從此也就成爲長媽媽了。

雖然背地裏說人長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說句真心話，我可只得說：我實在不大佩服她。最討厭的是常喜歡切切察察，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裏一有些小風波，不知怎的我總疑心和這「切切察察」有些關係。又不許我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說我頑皮，要告訴我的母親去了。一到夏天，睡覺時她又伸開兩腳兩手，在床中間擺成一個「大」字，擠得我沒有餘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經烤得那麼熱。推她呢，不動；叫她呢，也不聞。

「長媽媽生得那麼胖，一定很怕熱罷？晚上的睡相，怕不見得很好罷？……」

母親聽到我多回訴苦之後，曾經這樣地問過她。我也知道這意思是要她多給我一些空席。她不開口。但到夜裏，我熱得醒來的時候，却仍然看見滿牀擺着一個「大」字，一條臂膊還攔在我的頸子上。我想，這實在是無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許多規矩；這些規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煩的。一年中最高興的時節，自然要數除夕了。辭歲之後，從長輩得到壓歲錢，紅紙包着，放在枕邊，只要過一宵，便可以隨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紅包，想到明天買來的小鼓，刀槍，泥人，糖菩薩……。然而她進

來，又將一個福橘放在牀頭了。

「哥兒，你牢牢記住！」她極其鄭重地說。「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記得麼？你要記着，這是一年的運氣的事情。不許說別的話！說過之後，還得喫一點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來在我的眼前搖了兩搖：「那麼，一年到頭，順順流流……。」

夢裏也記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別早，一醒，就要坐起來。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將我按住。我驚異地看她時，只見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搖着我的肩。我忽而記得了——

「阿媽，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聰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歡似的，笑將起來，同時將一點冰冷的東西，塞在我的嘴裏。我大喫一驚之後，也就忽而記得，這就是所謂福橘，元旦關頭的磨難，總算已經受完，可以下牀玩耍去了。

她教給我的道理還很多，例如說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死了人，生

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喫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萬不可鑽過去的……。此外，現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日的古怪儀式記得最清楚。總之：都是些煩瑣之至，至今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麻煩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時也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對我講「長毛」。她之所謂「長毛」者，不但洪秀全軍，似乎連後來一切土匪強盜都在內，但除却革命黨，因為那時還沒有。她說得長毛非常可怕，他們的話就聽不懂。她說先前長毛進城的時候，我家全都逃到海邊去了，只留一個門房和年老的煮飯老媽子看家。後來長毛果然進門來了，那老媽子便叫他們「大王」，——據說對長毛就應該這樣叫，——訴說自己的飢餓。長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喫了罷！」將一個圓圓的東西擲了過來，還帶着一條小辮子，正是那門房的頭。煮飯老媽子從此就駭破了膽，後來一提起，還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輕輕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駭死我了，駭死我了……。」

我那時似乎倒並不怕，因為我覺得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個門房。但她大概也即覺到了，說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

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我以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門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況且頸子上還有許多灸瘡疤。

「那里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處？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砲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這實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驚異。我一向只以為她滿肚子是麻煩的禮節罷了，却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於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似乎實在深不可測；夜間的伸開手脚，佔領全牀，那當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應該我退讓。

這種敬意，雖然也逐漸淡薄起來，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謀害了我的隱鼠之後。那時就極嚴重地詰問，而且當面叫她阿長。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長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砲，更不怕砲炸，我懼憚她什麼呢！

但當我哀悼隱鼠，給他復讎的時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繪圖的山海經了。這渴慕是從一個

遠房的叔祖惹起來的。他是一個胖胖的，和藹的老人，愛種一點花木，如珠蘭，茉莉之類，還有極其少見的，據說從北邊帶回去的馬纓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麼也莫名其妙，會將曬衣服的竹竿擱在珠蘭的枝條上，枝折了，還要憤憤地咒罵道：「死屍！」這老人是個寂寞者，因為無人可談，就很愛和孩子們往來，有時簡直稱我們爲「小友」。在我們聚族而居的宅子裏，只有他書多，而且特別。制藝和試帖詩，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書齋裏，看見過陸璣的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還有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許多圖。他說給我聽，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那裏了。

我很願意看看這樣的圖畫，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他是很疏懶的。問別人呢，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我。壓歲錢還有幾百文，買罷，又沒有好機會。有書買的大街離我家遠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間去玩一趟；那時候，兩家書店都緊緊地關着門。

玩的時候倒是沒有什麼的，但一坐下，我就記得繪圖的山海經。

大概是太過于念念不忘了，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向來沒有和她說

過的，我知道她並非學者，說了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都對她說了。

過了十多天，或者一個月罷，我還很記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遞給我，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

這又使我發生新的敬意了，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夠做成功。她確有偉大的神力。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

這四本書，乃是我最初得到，最爲心愛的寶書。

書的模樣，到現在還在眼前。可是從還在眼前的模樣來說，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紙張很黃；圖象也很壞，甚至于幾乎全用直線湊合，連動物的眼睛也都是長方形的。但那是我最爲心愛的寶書，看起來，確是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沒有頭而「以乳爲目，以臍爲口」，還要「執干戚而舞」的刑天。